

长篇廉政历史小说

大清官

(下卷)

赵阳 著

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无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大清官



334/2. (下卷)

赵 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官：全2册 / 赵阳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143-7478-0

I. ①大…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35520号

大清官：全2册

作 者：赵 阳

责任编辑：庞俭克 申 晶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717千字

开 本：710mm×1092mm 1/16

印 张：37.25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7478-0

定 价：8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潼关多钟秀 人自有灵气	贾平凹 / 1
-------------------	---------

上 册

第一章 出 仕	1
第二章 哀民生多艰难	16
第三章 连环奸杀母女案	32
第四章 追赃赈灾	50
第五章 一桩冤案	65
第六章 贪官们的绝地反击	81
第七章 东莱的福使	95
第八章 推新政	111
第九章 暮夜却金	130
第十章 杨震的变法	147
第十一章 以考带察	169
第十二章 科考舞弊案	185
第十三章 不负重托整吏治	201
第十四章 敲山震虎	218

第十五章	明后的自律	235
第十六章	地震连连难阻止	250

下 册

第十七章	大漠西域烽烟起	271
第十八章	举国大庆	293
第十九章	皇宫托孤	312
第二十章	明后驾鹤西去	332
第二十一章	邓氏满门遭抄斩	352
第二十二章	淫女闹皇宫	369
第二十三章	一参牝鸡司晨	385
第二十四章	蔡伦之死	401
第二十五章	二奏大兴土木	419
第二十六章	三弹平步青云	436
第二十七章	四谏冒死救王密	456
第二十八章	身陷牢狱	474
第二十九章	民变战事纷纷起	494
第三十章	“清议”起泉湖	510
第三十一章	魂断夕阳亭	529
第三十二章	末 日	547
第三十三章	真相大白于天下	564
尾声	清白遗风传千古	582
后 记		584

第十七章 大漠西域烽烟起

正在这时，突然有传信官手举奏章，从来没有过的一路奔跑，一路大喊：“西北雍营八百里加急！十万万火急，西北雍营有报！……”

百官一听，莫不大惊，皆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惊愕。

只听邓太后说：“传——”

那传信官高声呐喊着连跑带爬来到殿下，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启禀太后、皇上，八百里加急！西北雍营八百里急奏！报！凉州告急！”

安帝一听忽地站了起来：“哎呀！快说，怎么回事？”

传信官说：“禀太后、皇上。八百里加急！十万万火急！”

邓太后说：“详奏。”

传信官奏道：“西北前线送来八百里加急：滇零大举进犯我大汉，我西凉的安定郡、北地郡、汉阳郡三郡由于州郡沉重的赋税徭役，激起民反，汉阳人杜琦、杜季贡兄弟与同郡人王信率众起义，与羌人联合，攻下汉阳郡，称帝后的羌帝滇零，趁此大举兴兵，再次南攻益州，杀了太守，威震三辅，直逼长安。同时，滇零还联合西部州郡的反贼，声称要攻下洛阳，推翻我大汉王朝……”

满朝文武皆为震惊，乱作一团，只有邓太后稳坐在朝上，十分冷静地听着，然后接过奏章，仔细御览。

大堂之内，得知西羌大举进犯，朝廷上下一片慌乱，唯有邓太后、杨震神情严肃，沉着冷静。

这时，传信官又递上护羌校尉班勇的一封奏章。邓太后问是什么奏章。

樊丰遮遮掩掩地说：“回太后，参奏任尚、刘光、李代、耿、耿将军……”

邓太后说：“念。”

樊丰念道：“西域都护府长史、中郎将任尚无视朝廷‘两整’要求，引发西羌大规模战争；边关守将刘光、李代因畏懦羌军，带兵一退再退，致使羌军长驱直入，

威逼三辅；车骑将军耿宝，托故有病，长留长安……”

这些年，在各种灾害连年之时，西北边疆的战事一直未止。

邓太后临政初期，西凉各郡因不满西域都护任尚的苛政，纷纷叛离大汉，西羌滇零在北地称帝，然后率兵攻西域都护任尚于疏勒，即新疆西南部、喀什地区西北部。任尚被处戴罪立功，朝廷遂派梁懂为西域副校尉，与任尚一起抵御西羌。梁懂率河西四郡随五千骑兵驰骋边关取胜。不久，龟兹吏民与温宿、姑墨联兵反汉，围攻龟兹城。任尚、梁懂等出城迎战，连战数月，才平龟兹。

之后，西部司州、并州、凉州一带二十五个郡国发生旱灾那年，西羌滇零寇掠三辅。朝廷再派出护羌校尉班勇，与任尚、梁懂、金城太守陈刚率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四牢姐羌合五万人一起平叛，汉军出塞至允川，与西羌首领滇零激战，后又屯兵大散关，驻守西凉，长达十多年，都屡屡受挫。

朝廷进行“整顿朝政、整肃吏治”、倡导教化以来，曾被处以戴罪立功的西域都护府长史任尚，不记教训，无视朝廷关于“轻徭薄赋，教化治西”的策略，仍是苛政徭役不断，再次酿成羌人大规模反汉。加之长期以来，种种矛盾已经积累成堆，一触即发，导致汉、羌战争一并爆发，大汉将面临叛军入侵、亡族亡国之威胁。眼下当务之急，是如何对付西羌叛军。

“众爱卿，请进献退敌之策。”邓太后向堂下众百官说。

满朝文武百官，交头接耳，一时无计可施。

于是，邓太后就点着刘凯的名字说：“刘爱卿，你身为首辅太尉，对以上四人的所作所为，应如何处置？对西羌大举进犯，可有退敌之策？”

站在百官最前面的刘凯本来就因为当堂处置了堂弟刘章，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哀，悲哀之中忽然听到太后点他的名，不由一惊，边擦着头上的汗珠，边支支吾吾地说：“臣以为，几人对西羌进犯应负有责任，要么由几人带兵退敌，要么放弃西凉数州，收缩战场，保住长安和洛阳，养兵贮粮，再寻战机……”

刘凯话音未落，朝廷上下“轰”的一声。

安帝见众大臣轰然，慌忙起身求救一般地说：“还请文武大臣进献伐贼之策！”

邓太后转向刘凯身边的杨震：“杨爱卿以为如何？”

杨震奏道：“回禀太后，微臣以为，我大汉开疆拓土，征战数年，才有了大汉的万里江山，如今因为畏敌，就放弃三辅屏障西凉数州重地，实在是浅薄之见。西凉百姓因为迫近于羌胡骚扰，民风彪悍，妇人也能操戈持盾，而西凉数州兵将更是勇猛超人。羌人之所以还没有进入三辅，就是因西凉兵民有所忌惮，如果放弃，羌胡没有了屏障，必然长驱直入，占据长安，成为我大汉心腹之患。而凉州百姓之所以上阵杀敌，参军平叛，就是因为他们是我大汉的子民，父母怎么可以丢弃儿女呢？假设西域各州子民怨恨朝廷弃之，必然又生大患，那时我大汉的局

面将更加严峻。”

听闻杨震一席分析，朝下重臣纷纷对杨震点头称赞。

邓太后扫视着堂下百官问道：“谁愿带兵出兵伐羌？刘太尉？”

刘凯嚅嚅道：“臣，垂垂老矣……”

这时，邓鹭忽地出班跪奏：“启奏太后、皇上，臣愿带兵出兵伐羌，臣身为大将军，面对羌敌大举入侵，大汉危亡之际，若不能主动出征，实在有愧于朝廷隆恩，有愧于大将军之名。臣请太后、皇上下旨，让臣率大汉之师，荡平西羌。西凉偏远荒蛮，羌人便于出没，臣深谙他们的游走作战之术，定能一平西羌。”

这年，邓鹭已五十多岁，但仍高大威猛，气宇轩昂，威风凛凛，额下飘着三绺淡黄胡须，紫黑脸膛，浓眉长目。头戴紫铜兜鍪，身披青铜铠甲，那身青铜盔甲光可鉴人，那擦得闪闪发光的铜盔上，刻着金蝉振翅而鸣的图案，盔顶竖着几根色彩斑斓的雉羽，后面垂着一根黑色貂尾。蝉纹、雉羽、貂尾，是高贵华美、位高品洁、性刚质柔的象征。

杨震看着朝堂之上甚是焦急的邓太后、六神无主的安帝，听了大将军邓鹭的慷慨奏请，想起自己入朝以来，亲眼看到邓太后在临朝执政期间，面对内忧灾荒不断和外患四夷侵扰的局面，自己带头节俭，不做奢华浪费之举，能够体恤民情，对臣属赏罚分明，为大汉日夜操劳。作为太后尚能如此，身为大臣，报国还待何时？想到这，杨震一甩长袍，走到邓鹭旁边也出班跪奏：

“启奏太后、皇上，臣虽为文臣，但报国之心，一片赤诚。眼下国家危难，臣不能征战沙场，为国效力，想来深感不安，臣愿随大将军一同出征西羌，助大将军一臂之力，请太后、皇上赐给臣这个机会，臣定当万死不辞，为大汉的长治久安战死疆场。”

太后和安帝正要表态，骠骑将军袁贵急急出班跪奏：“禀奏太后、皇上，末将袁贵，曾为大汉朝廷征战疆场多年，受皇恩久居京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臣常思报国，一直没有机会。此次与西羌作战，正是臣报效朝廷的机会。现在，连文臣杨大人都慷慨赴敌，末将作为武将深感惭愧。末将虽不带兵多年，但还了解西羌人的习性战法。末将的大儿子袁飞已在疆场，末将愿率小儿袁礼一同随大将军及杨大人出征，平剿羌寇，以报效朝廷。”

骠骑将军袁贵站在殿下，身着青铜盔甲，足穿皮革鞞鞋。腰侧一边的革带上系着公侯将军佩带的金印紫白二彩印绶。

“太后、皇上，臣愿……”“太后、皇上，臣愿……”“太后、皇上，臣愿……”一时间，朝堂之下跪了一片忠臣良将，场面蔚为壮观。

邓太后看到此情此景，甚感欣慰，很是感动。想当年，荆州水患，邓太后诏令再三，竟无人愿意为朝廷解忧。从来都荣辱不惊的太后，此时竟然有点儿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眼睛湿润。危难当头，方显英雄本色啊！

安帝注视着大堂之下跪地的众多文臣武将，也一下子激动万分。

邓太后心想：我大汉国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天灾人祸减少，国库也开始充盈。前些年，由于国库空虚，无力彻底征讨西羌。此时，国力日渐强盛，该是一举彻底荡平西羌的时候了。

于是，她经与群臣商议，作出决定，自豪地大声说道：“众爱卿所愿，准奏！众爱卿，看我大汉如日中天，良臣猛将济济，何愁羌贼不平？邓骘、袁贵、杨震三位爱卿听旨：命大将军邓骘为讨羌大元帅，骠骑将军袁贵为副帅，司徒杨震为护国大军师，即日发兵，讨伐西羌，平定西凉，永绝后患！同时，命班勇、耿宝率西域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三万人协同讨伐！”

邓太后意气昂扬的声音在大殿内回荡。邓太后坚决果断的语气以及她严肃凝重的表情，令朝堂之下的群臣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之感。他们分明感受到了来自太后身上的某种力量，那就是澎湃在太后血液中无坚不摧的意志。

这时，邓骘、袁贵、杨震三人立刻跪于堂下，慷慨激昂道：“臣遵旨！不平西羌，誓不还朝。”

接着，这时，只听邓太后继续说道：“尚书台拟诏，第一道‘罪己诏’。”

文武大臣当听到“罪己诏”三字时，不觉一惊。原来，为平定西羌，邓太后连发四诏。这在安帝时期，为平定西羌，叫“四诏出击”。尚书台官员专注听拟。

邓太后道：“哀家辅佐皇上承继洪业，不能宣流风化，政务失当，反而弄得阴阳相背，灾害四起，变异不止，边关不宁，至令百姓饥荒不断。让哀家永怀慨叹，忧心忡忡，宛若深渊。罪过在哀家一人，企三公、九卿、文武百官，直言得失，以助哀家不及。”

尚书台官员迅速记录。邓太后道：“第二道：出师诏。严令西北雍营及西凉各州郡官，加紧防御，兵曹连夜急调全国各州郡兵马，迅速集结洛阳，选出良将，统一归邓大元帅指挥，出师荡平西羌。”

尚书台官员迅速记录。邓太后道：“第三道：倡节俭诏。大汉与西羌的战争中，其耗费之巨，为大汉之最。为此，倡节俭。旧令制度，各有品类等级，其目的要百官及百姓务必崇尚俭约。永初年代，人心离散生活荒困，朝廷亲自克己俭约，去除奢饰，食不兼味，衣不二采。这些年虽获丰收，仍少储蓄，而官吏、庶人没有盘算，未想久远，生日寿宴，嫁娶送终，竞尚豪华，达官贵人生活奢侈糜烂，以致贩夫走卒、奴婢下人也穿绫罗，戴珍宝首饰。京师尚且如此，何以能作四方表率？各种法令禁条，各级衙门官员，怠惰放任，屡不遵行，不良之风，危害甚远。现诏令三公重申旧令，倡节俭，禁奢侈，勿排场，毋作浮夸奇巧的冥物，毋以耗费资财从事厚葬；减省朝廷、郡国太官贡献及口食，俸禄在二千石以上减七，以下百官及郡

县官贡奉减半；各地离宫、别馆，所储存米、干粮、薪柴、木炭，一律下令收缴，停止画工三十九种；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金银、珠玉、犀象、雕镂玩弄之物，一律停止不做。诸园贵人、宫人有宗室同族若体弱年高、不堪使用者，由园监核实上报名册，哀家将亲自到北宫增喜观检阅询问，听取去留决定，将免除遣散、精简冗员六百人。”

太后接着道：“据查，皇室的离宫别苑养着几十个嫔妃、数百个宫女和上千工匠。据哀家所知，高祖立国时，掖庭只有十几个宫女，文帝、景帝时，为休养生息，崇尚节俭，后宫嫔妃宫女不过数人，‘文景之治’故为后人所称道。可离宫别苑养着这么多吃官饭的闲人，耗费甚巨，势必增加百姓的负担。为此，哀家下旨：‘凡未得皇上临幸的、三十岁以下的妇人皆罢归民间，许之另嫁，以慰民心，而且，以后五年不得让地方州郡县衙，再选妃上报。对于宫苑中那些宫女和工匠，减少用人，归家的给予妥善安置。’以上各项所省费用财物，均用于伐羌战争粮草供给。西羌战事已发，望公卿百官，恳切明白，不遵法令者，必将治罪，顺战行诛。现再次重申，以观后效。”

尚书台官员刚记录完，邓太后又补充道：“哀家率先带头，拿出哀家多年的私房钱交归国库，用于伐羌战争军费。”

太后身边的人皆知，自邓太后临朝至今，水灾、旱灾、蝗灾、风灾、地震各种灾害不断，而且四夷外侵。太后心系万民，每每听到百姓受灾，通宵不眠，生活供给一俭再俭。

这时，只见杨震也道：“太后、皇上，臣愿拿出俸禄三月，用于伐羌战事。”

随即，大将军邓骘也主动提出削减封地和俸禄，且倡导节俭以共渡难关。自从邓太后临朝执政以来，由于邓太后对邓氏家族的严束管理，邓骘为人处事都很低调，多次婉拒朝廷因功赏赐。

这时，只听邓太又道：“第四道：荐举武将诏。诏令：三公九卿、文武百官、将校尉，因伐羌战事需要，特举荐子孙中，明晓战阵能任将领者，及天下民间堪任将领的武猛人士，将其名单上报，以伐西羌，平定西域。”

整个战事部署已妥。这时，只听杨震严肃地上奏道：“启奏太后、皇上，微臣以为，对于任尚四人，应按朝廷‘两整’要求，依照《大汉律法》，该严惩的严惩，该问罪的问罪，该问责的问责；对于西羌，应举全汉之力，出兵讨伐。对畏战者投入大牢，贪腐军费、造成大汉损失者任尚斩首，连带者耿宝，戴罪立功。”

征西将军任尚、副将袁飞，统领益州、凉州二州，屯驻长安，战时常驻雍营。袁飞谨职守则，可是，任尚废弛军务。

邓太后道：“杨爱卿所奏，甚合哀家之意。杨爱卿传旨，按朝廷‘两整’要求，依照大汉律法，西域都护长史任尚因长期目无律法，不记教训，实行苛政，给大汉

造成不计其数的损失，革职问罪，处以斩首；边关守将刘光、李代因畏懦羌敌处以免官下狱；车骑将军耿宝，处以减勉问责，以儆效尤。望众爱卿以此为戒，勿蹈旧辙，上下一心，共同御敌。”

杨震道：“臣遵旨！”

冬十月初，大规模的伐羌战争爆发。

早晨，洛阳城外，战鼓齐鸣，号声嘹亮，大汉军旗帜迎风招展。身着铠甲、一身戎装的邓骘、袁贵与身着素袍的杨震同乘一辆战车，身后的大红圈金线“帅”字旗高高飘扬，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鱼贯而行。

太后、安帝和群臣们在城楼上静静注视着远去的大军队伍，心里在默默祈祷。车辚辚，马萧萧……

送走了浩浩荡荡的西征大军，邓太后独坐在宫中，感觉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冷清。三位最信任、最亲近、最忠诚的重臣为了大汉的社稷江山稳固，远离妻儿家小，驰骋疆场，生死不定。临走前，杨震专程拜别邓太后，特意叮嘱她，大军西征，皇城兵力锐减，太后与皇上的安危最为重要，京城的安全管理为袁礼与朱冲最为可靠，奏请太后千万要小心谨慎。身边能有如此有胆有识又忠心耿耿的重臣伴她左右，实在是她太后之大幸，朝廷之大幸，大汉之大幸也！

邓太后听取杨震的嘱咐，随即将袁礼和朱冲召进宫来：“大军西进，京城兵力薄弱，安全至关重要，京城和皇宫安危就交给你们了。”

袁礼跪拜说：“回太后，臣袁礼虽不能随军西征，然太后和皇上的安全至高无上，臣定严加防守，誓死保卫太后和皇上的安危。”

邓太后赞许地点头说：“袁爱卿将门虎子，忠肝义胆，哀家一百个放心。”

朱冲也跪拜着说：“太后，臣城门领兵朱冲，虽出身乡野，但心怀一颗赤胆忠心，誓死报效太后和皇上。”

节气刚刚过了霜降，天空雾蒙蒙的，到早晨，野外地里一片白。

浩浩荡荡的大汉军队一路向西挺进。

西征伐羌的三十万大军风尘仆仆，车轮滚滚，一路向西行进。兵士们个个头戴铜盔，身穿汉时用长方形片甲、前后相系相夹的兵戎服，足穿皮革鞞鞋，疾步行军；而站立在战车上的将帅，则个个头戴铜盔，身着汉时用鳞状甲片编成的铠甲，足穿皮革鞞鞋，边行边注视着西北。

汉军的先头部队，打着几面白底红边的军旗，其中，一面绣着一个大大的“汉”，一面绣着一个大大的“御”字，一面绣着一个大大的“邓”字。

站在队伍前头的战车上，大元帅邓骘居中，副元帅袁贵在左，护国大军师杨震

在右，三人目视前方，并排而立。两位元帅身披碎银铠甲，头戴灰色铜盔，手携一柄宝剑，迎风向前，威风凛凛。大军师身着素袍，长须飘飘，浓眉紧锁，正气凛然。五百铁骑紧随其后，三十万雄兵锦旗招展，尘土飞天。

大军就要通过弘农城北的函谷关了。

身居弘农郡府的郡丞早闻杨震要打弘农经过，急急忙忙来到府衙找到太守移良恐慌地报：“大人，听说司徒大人作为平羌大军师要打弘农经过，郡府自朝廷进行‘两整’和推行教化至今一直未做行动，司徒大人两次派人催交教化奏章，郡府一直借口不予上奏。下官不解大人为何如此做，推行教化乃国事政事，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对治理弘农的民风民俗大有益处，大人为何要有意抵制呢？如今司徒大人路过，潼乡乃大人的家乡，大人离家多年思乡心切，一定会回到学馆和府衙视察，若追究推行教化一事，你我二人如何能担当得起呢？”

移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郡丞不必如此惊慌，有我这个太守在呢，即便杨司徒追究也有我太守担着，你怕什么。再说了，朝廷忙于讨伐羌寇，连杨司徒都参加西征了，哪还有时间推行什么教化？如今战事紧急，哪里还有时间来郡府视察教化？郡丞，请镇静镇静！”

郡丞擦了一把头上细密的汗珠：“大人，朝廷关于推行教化的事情并没有停止，杨司徒虽然西征去了，但是，司徒府的长史依然还在督促教化一事。听说这次羌人犯乱，并非由羌人引起的，而是由汉人引起的。凉州的几郡拒不理睬朝廷的召令，随意加重赋税徭役，引起当地乡民不满，激起民愤，致使民众起义，那个羌人的皇帝滇零，也趁乱大举兴兵，才发生了这场战乱。据说太后在金殿凤颜大怒，说战乱平息之后，定要严惩这几个郡的太守。”

移良听郡丞这么一说，神情一下紧张起来，郡丞接着说：“移太守，我们弘农并非西南蛮夷之地，而是处于洛阳、长安两京之间的关中驿道上，随时都有朝廷官员来郡督察政务，大人，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啊。”

这时，一个身背雨伞、头戴斗笠的衙役从外边匆匆进来。

移良急着问：“消息属实吗？”

衙役说：“属实。朝廷‘整肃吏治’，查出户曹尚书王贤、兵曹侍郎史道以及内府侍中马元等五人，大肆贪污朝廷库银，用以召妓、包养妓，都已革职问罪了，就连司空刘章也因贪腐受贿、私开戏楼被革职，遣返封地，自行了断……”

移良听到这，吐了一下舌头，只说了一句“乖乖”，愣怔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大军路过关中东大门的潼乡。

潼乡大街的关中驿道上，杨震看着渭河边树木笼罩中的泉湖学馆，心潮起伏。

邓鹭转过身看看杨震。杨震适才凝重的表情忽而温暖起来，眼睛里竟然闪烁着点点泪光。邓鹭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就是在这条驿道上，往返三次，才让朝廷得

一儒才。今日看来，那时的抉择是多么的正确和重要。邓骘深深理解杨震此刻的心情。自从那日跟随邓骘离开关西潼乡，离开学馆，十多年了，杨震很少回家。今日，杨震作为大司徒、大军师路过家乡，怎能不勾起他阵阵的回忆？怎能不愿看看他的学馆？从杨震眼里的泪光，邓骘什么都能看得出来。杨震那一份浓浓的乡情，都包含在那一汪泪水中了。

邓骘命令大军停下脚步，看着杨震说：“大军师，我们在此休息吧？”

杨震怔了一下，好像回忆被打断，他思考了一下，对邓骘说：“大元帅，杨某以为，我军应趁士气高涨，日夜兼程，先赶到长安，与雍营会合，一是防敌东进，二是整装待发，谋划策略，准备西伐。”

邓骘犹豫了一下：“军师与本帅不谋而合，只是……”

杨震微微笑了一下：“杨某谢大元帅啦。快下命令继续行军吧，没有比军情更急更重要的事情了。”

邓骘深呼了口气，敬佩地对杨震点头，对前方传令兵大声喊道：“继续西行！”

大汉三十万雄兵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关中驿道上，风尘仆仆，战士们齐声高唱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沿途路边，站满了观看、送行的乡民。大军所过之处，听到的是老百姓的欢呼声和问候声，尤其是路过潼乡，百姓们更是雀跃欢呼，纷纷拿着鸡蛋和干粮往兵士的手里塞。弘农的百姓听说当年的教书先生、如今的大司徒杨震将途经此地，争先恐后一睹家乡先贤杨震的风采。兵士们群情振奋，士气高涨，经过潼乡，马不停蹄，一路直奔向长安。

大军路过长安，没有停留，一路向西。

杨震站在战车上，一路想着这场战事。这次，杨震虽然踊跃请战，但对大汉取胜、征服西羌，心中并无底。此次出征，他出任军师，身上好像担负着千斤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行军路上，他一直在思索着这场战争的打法。

他回忆着史书关于汉、羌战争的记载。临行之前，杨震专门翻阅了这方面的记载。原来，东汉初年，羌人主要居住在青海和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朝廷为了便于控制羌人，强迫部分羌人迁徙到关中西部 and 河东，与汉人杂居。汉人官僚豪强依仗权势，残酷剥削奴役羌人，激起羌人共怒，随起兵反抗。从此以后，汉羌纷争不断，一直到十多年前，羌人头领滇零在北地郡率领羌兵占地为王，树旗称帝。为打击滇零，朝廷连年派兵驻守西北雍营，即凤翔西南边防，作为京都西部屏障，抵御西羌的侵袭，同时守卫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三辅，因为三辅均为西汉时大汉皇陵之地。

“两位元帅，我大汉军队，征讨西羌十多年，为何一直未能征服？”杨震问邓骘和袁贵。

袁贵说：“军师不知，西羌自滇零称帝以来，盘踞大汉西部边陲，长期滋扰大汉安宁。西羌国力虽无法与大汉相抗衡，但游牧民族，擅于骑射，悍勇强健，居无定所，来去无踪，又善于游走作战，一直打的是游击战，趁汉人不备，长驱直入，纵横南北，烧杀抢掠，洗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从光武帝时代起，就为大汉边陲安睦的一大隐患，朝廷也曾数次对西羌用兵，讨伐之时，汉军追来追去，军力消耗太大，加之，大汉各地，连年灾害，国库紧张，后方粮草供给不足，虽然也曾几次大败西羌，但一直未征服西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陲的边患。”

邓鹭说：“羌人虽兵甲不全，但彪悍强健，凶猛善战，朝廷每年都投入无数的财力和兵力进行平定，但由于西凉地处遥远，战线颇长，终未彻底平判。从滇零称帝，十多年来，朝廷为平定西北边陲投入的军费高达二百四十亿钱，以致‘府帑空竭’。这几年，多亏先生所管理过的荆州、青州每年赋税都能按时完成，给西北战事解决了一些及时之需。眼下，我大汉国力虽日渐强盛，但西凉一带反而不如从前，若想平定西羌，定要倾全国之力，如此一来，我大汉国力将会严重受挫。”

大军达到雍营时，天快黑了，邓鹭下令，就在城外安营扎寨。

雍营以西，过了宝鸡大散关，就进入了西凉地带。往西望去，空旷辽远。

兵士们由于一路行军，人困马乏，吃过饭后，夜色已深，将士们都入营歇息。

在行营帐内，两个元帅和军师三人，正在展开军图看着，商议作战计划。不一会儿，耿宝、班勇、袁飞等几员边关守将都来了。杨震就向他们了解军情。

班勇说：“时下，羌兵共分两路，一路由大汉的反民杜琦、杜季贡、王信率领，兵力十万。他们受滇零之子零昌指挥，采取游击战术，在凉州的汉阳、安定、北地三个郡烧杀抢掠，专攻官府。前几日正在南攻益州，听闻大汉军西征，闻风逃窜，不知去向。”

袁飞说：“由于西凉兵力太强，迟迟难以征服；另一路由贼首滇零带领，约十万人马据守在北地郡。由于羌贼凶野彪悍，我们带领将士们几次围攻，均未攻下。因大汉多步兵少骑兵，故西羌彪悍的骑兵成为目前我大汉军的强劲对手。”

邓鹭说：“请袁副帅、军师、列位将军，谈谈伐敌之策。”

班勇先说：“元帅，末将以为，以我大汉三十万雄兵，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全面进攻，定能伐灭游击之敌。”

邓鹭轻轻摇头：“班将军所言，有浪费兵力之弊。”

袁飞着急地说：“元帅，末将以为，在我汉军原五百铁骑的基础上，重新整合，挑选出五百匹纯黑色的骏马，重组‘五百铁骑’，专门对付西羌彪悍的骑兵，由末将率领，驰骋三郡，不怕找不到散兵游勇的羌贼。仅‘黑色五百铁骑’也要让羌贼望风而逃。”

邓鹭点点头：“飞将军不魁为将门之后，出奇有兵。”

袁贵沉思了片刻：“飞儿刚才所言，是制敌良策，但是，找不准目标，会疲于奔命，人困马乏。”

邓鹭望着杨震：“军师意下如何？”

杨震捋了捋胡须：“以老夫看，自古用兵先谋而后动。谋则，应从全局着眼。本次出征，太后及皇上对我等寄予厚望，希望我等不仅平息西羌来犯之敌，而且要永绝后患。本次西羌大举进犯，是我大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而我们对西羌的征伐也是举全国之力最大的一次。可见太后与皇上征伐西羌之决心。”

几位将军都在认真听杨震陈述自己的主张。

杨震接着说：“以老夫之意，不征则已，征则，彻底扫平西羌对我大汉西北边陲的进犯，永绝后患。但是，根据老夫一路上和两位元帅交谈的情况看，用我大汉三十万大军，征伐西羌二十万大军，如果用原来的战法，不仅难以彻底扫平，就连取胜都很困难。你们想想，西羌军队善于采用游击战术，我三十万大军连日行军，让西羌以逸待劳的二十万大军，连拖带打，必定会筋疲力尽，甚至不断消耗。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到时，粮草供给不足，我军不要说被羌军打垮，光粮草和天气都把我们饿得和冻得差不多了。因此，老夫以为，我军应采取‘伐抚结合’的策略。伐则，以我大汉三十万雄厚的兵力，采取包围的态势，使羌敌感到无路可逃；抚则，让滇零了解我大汉王朝目前的强盛国力，认识到长期战乱不仅给大汉，而且给西羌的黎民百姓带来的灾难，从而接受招抚，归顺我大汉。”

包括邓鹭在场的几个武将，谁也没有想到杨震文韬武略无所不能。

邓鹭说：“如果能做到这样，那真是求之不得。军师真是运筹帷幄，文韬武略样样精通。”

杨震说：“元帅过奖。杨某也曾读过一些兵书，对兵法武略只是略知一二。”

袁贵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杨震说：“军师，想不到你不仅通晓经书，满腹经纶，而且在运筹帷幄上也有非凡的军事谋略才能。”

杨震谦逊地微笑着说：“岂敢，岂敢！副帅过奖。”

耿宝不以为然：“军师所言，本将军以为是纸上谈兵，是夫子之见。我大汉对羌贼征战，不说光武皇帝以来数百年时战时断，就说最近的这次，已逾十几个年头，年年征战，年年不告而终，非但没有伐灭羌寇，倒使羌寇越发强大，滇零既然自敢称帝，与我大汉分庭抗礼，还声言要攻下洛阳，推翻我大汉，取而代之。如此，我们何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剿灭羌贼？尤其是让正在兴盛之时的滇零接受招抚，归顺我大汉？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耿宝此次出征，本是带着军法处置“诫勉问责”的处分，因为，在战前对任尚、刘光、李代处置时，他也是其中之一。因此，一直对杨震记恨在心。他一直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他是当今皇上的国舅，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所以，说出话来无所

顾忌。

杨震没有多言。

袁贵阻止耿宝说：“耿将军莫急，我以为军师所言有他的道理。”

邓骘对杨震说：“军师接着说吧！”

杨震沉思了片刻：“我大军可兵分三路进攻。一路由耿将军带八万人马从东攻击杜琦等反民；二路由袁将军和班将军率领七万人马，从南部绕道，然后直插西部，联合匈奴首领万全将军，从西北方向突进，截住杜琦等反民的退路，并与东路耿将军部共十五万人马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将反民予以歼灭。”

杨震的部署是：南路又兵分左右两翼，迂回到羌军后包抄南路羌军。北路直奔北帝城，活捉滇零，擒贼先擒王。

袁飞急了：“军师，那我们呢？”

杨震摆摆手：“少将军莫急。由元帅和飞将军率领十五万人马北袭滇营。飞将军可先率‘黑色五百铁骑’作为先锋，直冲滇营，使其不得出城与零昌的十万人马汇合。此时，羌首滇零若退守北地郡城坚守不出，待我和元帅十五万大军到后，将北地郡城团团围住，然后派人将招抚书送到北地郡城中，劝滇零归顺。这时，羌军被分成南北两部分，已经自顾不暇，长期坚守，只有死路一条，滇零必然要考虑自己的出路。眼下，滇零所处位置，基本知晓；而零昌所处位置，不知其然，因此，迅速派兵侦察。以上所陈，只是杨某蔽见，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还望两位元帅和列位将军指误。”

邓骘说：“军师所言，真乃拨云见雾，本帅以为是上上策。军师虽为书生，但腹有文韬武略，邓某敬佩！”

袁贵也说：“军师胸有谋略啊！”

袁飞、班勇同声说道：“军师真是智高一筹啊。”

杨震说：“按节气已进入小雪季节，之后，北方冷空气一天比一天增强，气温迅速下降，很快，雨中就会带有雪花。因而，我们必须在小寒之前结束战争，否则，到了大寒，数九寒冬，对我们关内中原的将士极为不利。”

邓骘大声发布命令：“各路将军听令，今夜命兵士们好生歇息，明日一早，依大军师之策，兵分三路，全面出击，伐灭羌贼！”

至此，平定西羌一战正式打响。

耿宝虽怀怨恨，但元帅的军令，他不得不服从。连夜晚，他派探子探清零昌所在位置。天刚明时，探子回来报告，零昌与杜琦所率十万人马昨晚就驻在灵武城。耿宝得知，即刻率东路八万大军，一路挺进直达灵武城外。耿宝手搭凉棚远远望去，城墙上一片寂静，遂下令将士们就地摆阵。大汉军队前面的数杆军旗，其中，一杆上面绣着一个大大的“汉”字；一杆上面绣着一个大大的“御”字；一杆上面

绣着一个大大的“邓”字。但是，零昌坚持不出城迎战。

袁贵得知消息，与班勇率七万人马飞速西进，途中接到飞马信使报，得知耿将军兵部已到灵武城外，催促本部快速挺进夹击灵武。袁贵一听耿宝行动迅速，立即命令本部快马加鞭向西飞奔。此地距离匈奴不过百里，不足半日，袁贵兵部已达匈奴。

东汉初年，与匈奴边境冲突不断，也一度成为东汉王朝严重的威胁。不想匈奴人遭遇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极大。东汉王朝常以财物、粮食、布帛、牛羊等赠予匈奴，供给之费每年数以亿计，得以匈奴与大汉和平相处。

此时，袁贵与班勇两位将军兵至匈奴，首领万全盛情款待。席间，袁贵提出与匈奴联军剿灭羌敌，然万全则考虑与西羌相邻，不愿树敌，故借口推诿。

袁贵当然知道匈奴归顺大汉，一是敬畏大汉国强盛，二是匈奴经济实力差，长期指靠大汉供给。因此，对于匈奴，仅有真心并不是万能的。想到此，袁贵端起一樽酒走到万全面前：“万全单于，长期以来，匈奴与大汉和平相处互不相争，因饱受我大汉恩惠，百姓才得以安宁，匈奴才得以稳定。而羌人则不同，羌人原本是我大汉臣民，滇零也是大汉的子民，但他对抗朝廷自立为王，长期滋扰大汉安宁，所到之处，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不仅扰乱了大汉的秩序，更破坏了西域的稳定。这次西征，邓骘大将军亲自出征，大司徒杨震担任护国大军师，大汉三十万精兵整装待命，那滇零岂是我大汉的对手？况且，他对你匈奴并不友好，时常也有侵扰。因此，不除滇零，西域难以安宁。我大汉朝廷这次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倾全国之力，坚平西羌，永绝后患！孰轻孰重，还望单于斟酌！”

万全听了袁贵一席话，思量了半天，轻轻点点头。万全知道匈奴这些年完全是依靠大汉的供给才得以安宁和稳定，如果拒绝大汉联合伐羌的要求，得罪了大汉朝廷，断了供给，那匈奴定会民心大乱。若大汉再强征而入，那匈奴就难逃厄运。再者，那滇零野心勃勃，一直觊觎我匈奴多年，只是碍于大汉的支持，才不敢轻易动手。若与大汉联手伐灭西羌，倒也除了匈奴心头之患。大汉朝廷这次西征，老将军邓骘都亲自挂帅，连名震大汉的一代儒家大师杨震也担任了护国大军师，看来这次大汉朝廷是下定了决心要灭了西羌。汉人有句名言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匈奴还要依靠大汉这棵大树遮风挡雨，因此，必不能拒绝联兵伐羌。

万全接过袁贵敬给他的那樽酒一饮而尽。而后，擦了擦嘴，说道：“我匈奴饱受大汉恩惠，如今大汉遭难，如果不出手相助，那我匈奴岂不是忘恩负义？我万全也是知恩图报之人，大元帅既然诚邀，我万全必定应邀！”

“好！”袁贵与万全两个酒樽相碰，一言为定！

灵武城外，耿宝迟迟不见西路军踪影，心急如焚。他在军阵前走来走去，嘴里